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娜娜

[法] 左拉 / 著 郑永慧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 娜娜

[法] 左拉 / 著 郑永慧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娜/[法]左拉(Zola, E.)著;  
郑永慧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Nana

ISBN 978-7-5366-8148-4

I.娜… II.①左…②郑…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8416号

## 娜娜

NA NA

[法]左拉 著

郑永慧 译

---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郭娜

封面设计:余静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875 字数:412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英文版导读

即使当代读者未曾读过爱弥尔·左拉的其他任何小说，甚至对它们闻所未闻，还是可以在翻看《娜娜》这部文学名著时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其实这部小说是左拉鸿篇巨著《卢贡 - 马卡尔家族：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左拉于 1871 年至 1893 年出版了这部包括 20 本小说的传奇经典。

这部巨著的书名就指明了其内容是关于遗传和环境对家族各成员造成的影响的，小说从可怕的女性祖先阿德莱德·福格的疯癫与病态一直追溯到嫡出的卢贡家族和庶出的马卡尔家族，背景地从普罗旺斯的乡村一直绵延到首都巴黎。左拉于 1840 年出生在巴黎，并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普罗旺斯则是他与好友塞尚、巴耶长大的地方。几乎与《娜娜》同时出版的理论著作《实验小说论》（1880 年）受到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一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左拉将文学与医学作类比，指出现代世界中想象是毫无立足之地的，小说家要像科学家那样，只是单纯地观察与记录，并将人物具体的世袭特征置于大环境中去考量——就像化学家会在蒸馏器中放入某些物质一样——然后把“实验”的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为的是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并最终使人类受益。左拉的这一论断刚出现，他的门徒及好友，睿智的亨利·塞亚尔就立即提出异议，说这种类比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化学家可以随时中断实验，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小说家不行，不然小说就永远无法完成。左拉很有可能在塞亚尔提出质疑前就发现了自己论断中的瑕疵，而他对实验小说理论了如指掌，如他在文学运动中应用的“自然主

义”，他向读者阐述这个词语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要用伪科学术语轻易地让公众感到敬畏。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让这些被过多宣传的理论限制了他诗人般的想象力或局限了他非科学般的风格，他对以遗传和环境为主题的作品有着执迷的兴趣。这也为他带来灵感，让他产生了创作一部复杂家族传奇的想法，而这部传奇同时还是一部反映第二帝国时代法国社会各层面生活的记录画卷。

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是个贪图享乐的国度，无论从哪方面定义，妓女都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所以，在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中，也应该有部描写交际花的作品。左拉在1869年交给出版商拉克鲁瓦的一份提纲中说道：“小说背景是个享乐世界，女主人公路易丝·迪瓦尔出身于工人阶级……路易丝是个‘高等妓女’。这是一张女人生活世界的画片，一个悲惨的故事，讲述了对奢侈和享乐的贪欲如何摧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当时左拉相信，还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和才华去真实地刻画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交际花——一个性格饱满且充满力量的妓女或“高等妓女”。在第二帝国时期，描写这样的人物会更加容易成功，因为这种角色远比描写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贫穷多情、体弱多病的女工和亨利·米尔热小说中的人物生动得多。无可否认的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匿名作家写的挑逗性色情小说，大部分是关于巴黎交际花的，但左拉对这些几乎称不上文学的书籍嗤之以鼻，说它们“愚蠢，平庸，只能吸引那些正在放假，闲得无聊的学校男生”。他还在一篇发表于1866年的文章中说道：“我在等待真正的交际花作品，如果未来有作者敢写这样的故事。”在路易丝·迪瓦尔——后来的安娜或娜娜·古波——身上发生的故事，使左拉成为他自己期望的那个作者。

很难说当时的左拉已经准备好创作这样的作品：那时他过着淡泊、艰辛的生活，虽然记者的工作让他有条件走进歌剧院、美术馆和街上的咖啡厅，他还是没有财力和时间与烟花巷中的交际花们打成一片。但他仍然远距离地观察她们和她们的追求

者，在各种报纸上刻薄的评论着剧院中发生的故事。“两年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王孙们在还没踏进游艺剧院大门前”就声称他们崇拜诸如奥尔唐斯·施奈德等声名狼藉的女演员，她们“猥亵地扭扭屁股”就让愚蠢的人们迷恋不已，出身名门的公子“对麦瑟斯·奥夫拜和埃尔韦的作品拍手称赞；把浑身系满绳索，像露天马戏团演员一样嬉闹的下流女舞者视为自己的女王”。奥特维的小说《得救的威尼斯》刻画了一个著名的受虐狂参议员形象，这激发了左拉的灵感，《娜娜》里面的描写可以与之媲美。在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也有奥特维作品中人物的复制版，关于这点，左拉在1868年写道：“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他存在于我们当中。噢，你能找到多少灾难性的喜剧，有多少人将他们的大衣像戏服一样丢在一边，在地毯上滚来滚去与狗打闹，祈求有人来踢自己一脚！”

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被捕，第二帝国沦陷，这给左拉的家族传奇提供了绝美的落幕，也让他有机会指出道德的沦丧是那个时代国家蒙受耻辱的主要原因。他不是唯一一个持有此观点的人：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就谴责法国色情行业的失败，保罗·德·圣维克多则指责妓女“充斥在那个时期的小说中，统治着文学舞台，在博斯的各个角落，歌剧院里，赛马场上，总是出现在人们聚集的地方”。他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能说出有多少能量、力量和精神由于道德败坏而被摧毁、打击和削弱？有谁能衡量出这样的体制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不幸？”但事实上，第二帝国的废除只改变了法国政府的构成，1872年查尔斯·伊利亚特就报道说，“妓女们又回到博斯了……人们又开始在海尔德喝酒，在赛马场上押注。过去拈花惹草的人回来了，愚蠢的人们还是一如既往，迎合各种口味的妓女再次出现”。

这对于《娜娜》的作者来说是件幸事，因为他能继续自己的研究，无论掌握的是一手还是二手资料，他可以继续观察“享乐色情世界”的每个细节，这个世界在普法战争前就已形成，从未改变。他可以不慌不忙地记录一切，为写作做准备。因为此时的左拉打算在这部有关“高级妓女”的小说之外创作一部

有关娜娜的母亲绮尔维丝·马卡尔的作品，即《小酒店》，这本小说在1877年装订成书出版发行。同时，左拉用了将近十年时间躲在剧院幕后记录着点点滴滴，包括警察对于简陋酒店的突击检查，社会上的丑闻和隆尚的赛马场，这些都成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素材来源，但大部分材料都被收录起来用于准备小说的写作。

1878年初，左拉开始认真地着手准备《娜娜》。此时他对这一主题的态度有了激进的变化，从1869年拘谨的反对变成一种更加人性、平衡、富于同情心的态度。随后出现的两部小说使他借助小说追求金钱和文学名利的兴趣大增，这两部小说分别是《妓女玛尔特的故事》和《妓女爱丽莎》。前者是富有才气的年轻作家若里斯·卡尔·于斯曼斯于1876年9月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后者是知名作家埃蒙德·德·龚古尔于1877年3月在巴黎出版的。这两本书都没有获得成功，究其原因，一个是因为于斯曼斯是位不知名作家，他的研究更倾向于抽象主义；而龚古尔的作品主要表达了对女子监狱内囚犯所受对待的强烈抗议——但出乎作者意料的是，公众并没有谴责这两部书中的淫秽内容。左拉的直觉告诉他，脑海中那更为大胆、直白的作品会给他带来同辈作家从未得到的荣誉和欢迎，也会成功地避开官方批评。他的好友马奈给了左拉很多鼓励，马奈在1876年读了《小酒店》的连载，非常赞赏这本书，并着迷于书中第十一章对绮尔维丝·马卡尔的女儿的简略刻画。一个伤风败俗的早熟女子，这本书中的交际花亨丽埃特·奥塞尔成为后来的娜娜——一个裸露着身子站在镜子前的丰满女人。尽管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画面可能无伤大雅，但对于1877年巴黎沙龙中的审判庭来说，却是一大禁忌。

1878年，在英吉利咖啡馆，左拉第一次对记录题材进行了尝试，那个咖啡馆是第二帝国时代躁动的人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左拉与一位年长的常客共进了午餐，听他讲述了自己年轻岁月中，与那些交际花的过往云烟。左拉用笔认真记录下这些片断，包括名妓们的生老病死，尤其是布朗时·德·安蒂尼，她是小说女主人公娜娜的原型；还有科拉·波尔，她的别名是伊丽莎·埃

玛·克劳奇，一个有名的英国交际花，曾是拿破仑王子的侍女，她和娜娜一样，在这个舞台上有着短暂但轰动一时的人生。对于给这些名妓们带来财富和权势的男子们，左拉这样描述道：“整个社会都拜倒在这些女人的裙下，她们是男人快乐的源泉。老男人们抛妻弃子，沦落至死，衣衫褴褛，都能嗅到他们身上的兽性。年轻的傻子们糟蹋着自己，有的是为了追赶时髦，有的是由于不能自拔的痴迷。中年男人们则以高姿态沉浸在爱河中。”关于科拉·波尔（书中的露西·斯图华），左拉写道：“在默东，她曾经和拿破仑王子一起去打猎。王子把所有的金币放在靴子中。他们一起打纸牌，用豆子取代金币作为赌注。”左拉对于小说的最后一幕做了这样的注释：“卡罗利娜把安蒂尼安顿在豪华大旅馆中。死亡让安蒂尼在这晚有了一位知己……”

左拉决定，娜娜的职业应与剧院有着紧密联系，小说的大幕应该在游艺剧院之夜展开。作者对于歌剧舞台的世界还算熟悉，不仅是因为左拉是位记者兼评论家，他还有剧作家的身份。1873年文艺复兴歌剧院上演了由他的小说改编的歌剧《红杏出墙》，1874年克鲁尼剧院上演了他的一部名为《拉布丹家的继承人》的喜剧。但总体说来，左拉对戏剧界还不能算是了如指掌，特别是游艺剧院的世界。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他找到了卢多维克·阿莱维，他是奥芬巴赫优秀的剧作家，也是《小酒店》的忠实拥趸，这个人尽其所能地为左拉提供了许多帮助。他给左拉讲述了许多布朗时·德·安蒂尼的逸事，还在1878年2月15日带着左拉踏进游艺剧院的大门，欣赏了一部轻歌剧。其间阿莱维还给左拉讲了安娜·朱迪克的故事，她是一个已婚但又多情的艳星，丈夫曾经是个店员，还和安娜的情人米约进行了一场决斗，但后来却对老婆的婚外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尽心尽力地处理她的琐事，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左拉激动地记下这段三角婚姻，并将之运用到《娜娜》中的米尼翁、他的妻子罗丝以及罗丝的情人福什里三个人物身上；阿莱维带着左拉来到后台，给他看了奥尔唐斯·施奈德的更衣室。1867年，她在这间屋子中把自己打扮成热罗尔坦公爵夫人的模样，并盛装接待了威尔士王子。整个参观过程中，左



拉一直用眼睛和耳朵充满渴望地打量那里的一切。

左拉决定要窥探一下“高级妓女”生活的地方，他的徒弟莱昂·埃尼克就劝说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瓦尔特莎把自己位于马雷戴尔伯大道上的公寓让左拉参观一下。左拉还被邀请留下来共享晚餐，但女主人是个非常聪明且有良好修养的女子，并不符合左拉设计的交际花形象，所以这次的对话没有出现在《娜娜》这本书中。但另一方面，这位小姐的房子却与左拉的想象如出一辙，他仔细观察每个细节，并记录下来。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瓦尔特莎小姐的床——一个将赤裸的丘比特、情色浮雕、飞鸟和蝴蝶聚集到一起的华丽角落——这成为书中娜娜谋生的舞台。

1878年的夏天，左拉开始构思《娜娜》的框架，或者说初稿。他这样总结笔下女主人公的职业，从轰动一时的歌剧主角到“悄无声息地消失于这个世界”。对于小说的主旨，左拉说：“小说的哲学主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个性交泛滥的社会；一群追逐着婊子的狂热之辈，而这个婊子却对此漠然处之甚至以此为乐；一部有关男人欲望的诗篇，一个可以撬动世界的杠杆；一个只剩下性交和宗教的世界。”1878年7月，左拉给塞亚尔写道：“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经构思好《娜娜》了。”在这封信中，左拉还感谢了塞亚尔让其徒弟为他提供了一些有关交际花舞会和对话的信息：“谢谢你给我捎来的笔记，它们的帮助太大了。我要在书中用上这全部的素材，尤其是晚宴描写，真是让人震惊。我真希望这样的素材越多越好——那样我就能创作出一本伟大的著作了……”

然后左拉就开始构思小说中的各个人物，他给每个人物都准备了一张卡片，上面写满了对于人物性格的描述。其中一部分是建立在左拉熟知或有所耳闻的一些人物基础上：例如方堂的原型是演员科克兰，米尼翁的原型是朱迪克，福什里的原型是阿尔贝·米约，露西·斯图华的原型是科拉·波尔，特里贡的原型是个声名狼藉的老鸨奎蒙德，斯泰内的原型是布朗时·德·安蒂尼的情人，银行家比切夫海姆。其余的人物是左拉为了满足情节需要凭空构想出来的，或者是生活中几个人物的混合产物。

像娜娜，身上就有着布朗时·德·安蒂尼、安娜·戴斯隆、德尔菲娜·德·利齐、露西·莱维、奥尔唐斯·施奈德等人物的影子，还有左拉通过朋友、弟子认识的一些青楼女子。在娜娜的性格定位上，左拉记录下这样的文字：

娜娜，出生于1851年。1867年（年底）才十六岁。她很早熟，很多人都觉得她有二十岁了。金发，粉扑扑的脸，典型的巴黎女孩儿，神采奕奕，鼻子微微上翘，樱桃小嘴挂着微笑，脸颊上镶嵌着两个酒窝，蓝色的眼睛水汪汪的，还有金色的睫毛。每年夏天脸上都会长出五六个小雀斑，像金色的斑点一样。她的颈部是琥珀色，有着细细的绒毛，散发着非常女人的气息，容光焕发。

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她以前的生活。那就要翻阅《小酒店》：她孩提时代曾在古特多区玩耍，在凯尔大街上的提特维耶区当过卖花女，和一个老男人私奔（看她是否首先把自己交给了一个跟她同一阶层的男人），一次次地离开那个男人，起起伏伏，几次跑回父母家中又一次次离家出走，最后消失了。这就是我在那本书中给她的结局。她父母都死后，我会继续她的故事，但没有过多的细节。她已经经历了起起伏伏。第一晚就有某些男士认出了娜娜，她已经恶名远扬了。她与罗丝·米尼翁一起出现在一出轻歌剧中，在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那时她可能是剧院经理博尔德纳夫的侍女。博尔德纳夫说：“我非常清楚她没有优美的歌喉，唱不好也演不好；但又有什么关系呢？……等你见到她再说吧。我了解她。”有些观众认识她，还有一些并不认识，可无论是谁，都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娜娜在奥斯曼大街上有自己的公寓，坐落在新建成的歌剧院后面。她的一个俄国恋人刚弃她而去，她还没交房租，一身的麻烦。那时她有个心上人，保罗·达盖内；她认识阿尔塞纳·拉博德特等。旺德夫尔在一个高级会所里见到了她，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轻外省寡妇的模样与之擦身而过。这就是故事的开端。

她的性格特征：本性是善良的。一直保有自己的本性，从不故意去伤害别人，对人们有怜悯之心。轻佻，总想着尝试新事物，会有最疯狂的怪念头。认为没有明天。及时享乐，放荡不羁。很迷信，惧怕上帝。热爱动物和自己的父母。第一眼看上去非常邈邈粗俗；时间久了，就能发现她女性的一面，很会注意自己的仪表。——最后把男人看做是有待探索的物质、成为自然的原动力、灾难的骚动，但从未借助性和她强烈的女性气息去刻意毁灭身边的一切，也从没想过去污染这个社会。肉体有着巨大的力量，肉体是要男人牺牲一切摆在祭坛上供奉的。这本书应是一部歌颂肉体的诗章，道德只存在于肉体腐蚀一切的过程中。第一章开始就让读者着迷，引起他们的崇敬；在肉体的幻影前研究世间男女。——最重要的是，娜娜非常拜金，占据一切财富；挥霍无度，可怕地挥霍着所有。她本能地贪图享乐，有占有欲。她吞噬任何事物，不惜一切代价占有人们在交易所或上流社会中的所有财富。最后她留下的只是过眼云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妓女。——要是认为她聪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她只是有血有肉地活着，一个有血有肉的美丽女子。再重复一遍，她本性善良。

经历了起起伏伏，最后在人生的巅峰死去，年轻的巅峰，胜利的巅峰。

娜娜身上存在着遗传问题。遗传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特有的问题。一个绮尔维丝和酒鬼古波结合的产物。

大概在1878年8月20日，左拉开始真正着手创作这本小说。他在给福楼拜的信中写道：“此刻我能感到我的笔在颤抖，这是一部优秀作品的前兆。”但实际的写作却是一段漫长的历程：左拉完成第一章时已经是那年的9月19日，即使整个秋冬他一直埋头写作，但直到1879年1月，他也只是完成了小说的四分之一，此时他还要回到巴黎参加《小酒店》舞台剧的彩排。同月的《伏尔泰杂志》兴奋地宣布，即使有10家报社与之竞争，他

们还是拿到了《娜娜》的独家连载权，5月份就承诺第一部分连载将在当年10月刊登。到了5月底，塞亚尔就告诉左拉说“现在有许多关于娜娜的谣言。那天我刚踏进一个俄裔法国沙龙，就听到一位男士在一本正经地说娜娜就是瓦尔特莎，他还说了其他三四个巴黎名妓的名字，她们也成了你小说中的人物……”

尽管如此，小说的问题远远不止能否按时完成这么简单，而是左拉根本没有完成对小说后半部分的策划构思。在6月8日那个周日，他与小说出版商马博去了隆尚看赛马大会，重拾回忆，为的是构思《娜娜》中那些赛马场情节；接下来的几个月，左拉继续依赖他的朋友和弟子们，特别是塞亚尔，他需要从这些人那儿获得背景素材，例如爱丝泰勒·米法的婚礼或娜娜在旅馆五层的卧室中死去的场景。

1879年10月5日，左拉把小说前三章交给了《伏尔泰杂志》的编辑，之后几天的报纸大肆宣传这篇连载，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公众对《娜娜》充满了好奇，”塞亚尔在10月15日给左拉的信中这样说道，“那个名字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被无限制地重复着，已经变成一种狂热和梦魇。”小说于10月16日首次连载在报纸上，此后的一段时间，这份报纸除了刊载这篇有关第二帝国妓女的故事，还同时刊登了左拉的另一部作品《实验小说论》的内容摘要，如此的小说情节和理论概念激起了保守人士强烈的愤慨。1879年剩下的岁月中，左拉不仅以近似疯狂的高效率创作小说，以赶上连载的速度，还要花费早晨的时光修改报纸连载的瑕疵，这样才能在1880年顺利地将小说以书籍的方式出版发行。1880年1月7日，他终于有时间给塞亚尔回信：“我在这个早晨完成了《娜娜》。”——这时的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精疲力竭了。

1880年2月15日，出版商夏庞蒂埃出版了这本小说，第一次印刷了五万五千册，一夜间销售一空。但几乎所有的赞誉都来自于他的朋友，其中最知名的要数福楼拜。他在给左拉的信中热情地说道：“这是一本优美的著作，全新的著作，比你的家族系列书籍和以往任何作品都更让人眼前一亮。”而在给出版

商的信中，福楼拜又说：“多伟大的作品啊！如此大胆直白，我们的朋友左拉真是一位天才……”与此相反，左拉书中粗俗的描写震惊了文明社会；作者笔下伪虔诚人物韦诺先生的形象和性交与宗教狂热间的类比触怒了虔诚的人们；书中还描绘了工人们没日没夜辛苦劳作，只是为了满足善变的娜娜对金钱的追逐。现实中，上流阶层对这样的情节不屑一顾。左拉的前一部作品《爱情的一页》使评论家对这本书抱有一丝希望，原因是在那部书中，左拉对现代文学的野性思想好像已被驯服，所以《娜娜》一问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评论家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蓬马丹在报纸上指出“这部放荡之作与激进狂欢之间的和谐”，谴责“娜娜”一词“是小说中最具煽动性的话语”。沙普龙在《事件》中说这本书“一文不值，满是猥亵之词，只对那些不检点的男人和各年龄阶层好管闲事的女流之辈有吸引力”。于尔巴克在《布拉斯报》中唾弃了这本小说，评论它是“被肉欲幻觉逼疯的无能之徒野心勃勃创作出的即兴之作”。

当时的评论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左拉在小说前后部分精心构思的对称——前半部分是女演员娜娜人生中大起大落的平衡，后半部分是妓女娜娜人生成功与死亡之间的对比。没有人关注作家在书中借助动物来传递信息的巧妙想象——例如米法与娜娜玩的熊和狗的游戏，福什里将妓女比做一只金色的苍蝇，人们在赛马会上对于娜娜这个女人和娜娜这匹马之间的极度迷惘困惑。那些深刻评论家的正确观点就在于他们无情的阐明，像娜娜这样粗俗的妓女基本上不可能达到名妓的地位。所以乔治·奥内写道：“像娜娜这样愚笨的女人，应该不会有多少人照顾她的生意，还很有可能被情人抛弃。在这个年代，妓女们的竞争更多是依靠她们的聪明才智，聪明的妓女才能得到奢华的生活和让人羡慕的生意。”保罗·德·圣维克多就问过左拉怎么可能向读者展现“妓女们最野蛮残酷的一面，让她们成为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中最真实生活的一群人，没有世俗的怪癖和过多的期许”。

这并不是小说要表达的重点。大家都承认的是，娜娜确实是一个粗俗之辈，与真正的交际花瓦尔特莎有着显著的差别；

但最终，左拉想要表现的是娜娜如何从贫民窟中成长起来，用什么方法替属于她那个阶层的人们报复上流社会。与粗俗相伴的是她身上天性所带来的些许善良，比如时不时地表现出母爱般的温柔，以及对她最痴迷的追求者米法伯爵的同情；左拉在笔记中一次次地强调娜娜本性的善良，说她是个好女孩儿。但对于她从一个街头暗娼到一代名妓，作者的解释不仅仅停留在她交到了好运，就像这本书不只是一部现实力作，还是“一部反映男性欲望的篇章”。所以娜娜除了名妓这个身份外，更多的是超越人类的性的化身。

在小说出版的年代，貌似只有两个读者充分了解了这一点。一个是福楼拜，他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从某些方面来说，娜娜是个神话，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另一个是保罗·阿雷纳，他是这样说的：

左拉先生，可能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是位诗人。其实他要比他自认的更加浪漫。庆幸的是，他从不刻意将作品局限在自己的理论中，而且很可能无意识地采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写作手法：好比古希腊人把五十个勇士的功绩都汇集在阿喀琉斯身上一样，左拉把一系列的成就与罪孽都置于娜娜一人身上，即使算上勒斯波思岛和科林斯城的淫邪，巴黎所有道德败坏之人，与娜娜相比，都不值一提。

这段文字深刻地指出，我们无法从左拉书中找到娜娜完整的形象，即便是最迷人最有天赋的演员也不能完美的在舞台和银幕上展现娜娜的全部，她们最多能表现左拉笔下这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女性形象的十分之一而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和《娜娜》相提并论，不论其题材是现实还是神话，不论其人物是妓女还是禽兽，不论其原型是人间的女性还是天上的女神。

乔治·霍尔登 (George Holden)

王凝玄 译

## “企鹅经典”传奇（代跋）

1946年以前，英国的经典丛书的目标客户群主要局限于学生和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就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企鹅出版社先前也只出版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丛书，并于1935年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丛书，1938年还出版了一套十本的插图经典，其中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但是市场反映平平。

二战之后情况大为改观。E.V.瑞奥，一位杰出但低调的古典文学学者和出版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润色他所翻译的荷马的《奥德赛》，并将译文朗读给他的妻子莱俐听。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完成并出版他的译作。

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艾伦·莱恩马上就同意出版他的译作，还邀请他主持一套新的系列经典丛书的出版。莱恩经常做出这种决定：这是一种直觉，他断定很多读者渴望这种全新的通俗易懂的翻译作品，瑞奥的作品就能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与其说这是一场赌博，还不如说是孤注一掷，因为任何唯利是图的理性出版商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瑞奥翻译的《奥德赛》一鸣惊人，销量达三百万册，位居企鹅畅销书榜首，直到后来才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动物庄园》超过。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瑞奥译作的质量和抱负，以及他出版系列丛书的目标。

主编的用意就是委托能效仿自己的风格的译者，给普通读者呈现用现代英语改写的既通俗又吸引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而适当裁减冷僻生涩陈腐之处，以及那些使很多译作没有现代韵味的外来成语。每本书都按企鹅出版社的定价发行。除《奥德赛》外，丛书还包含很多其他著作。

当被问及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众多出版物中，哪一部他最感到自豪时，艾伦·莱恩毫不犹豫地推荐“企鹅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该系列丛书不断发展壮大，远远超出了瑞奥的最初设想，但从来也没有背离早期译者和编者的初衷。

秉承这种精神，“企鹅经典”在六十华诞之际，来到中国，出版中文版，为广大的中国读者带来内容、翻译质量皆为上乘的外国经典名著。



## 第一章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游艺剧院的大厅里还是空荡荡的。在二楼楼厅和楼下正厅前座里，有几个早到的观众在那里等待，他们在多枝吊灯半明半暗的灯光照耀下，隐设在石榴红丝绒面子的坐椅中。舞台帷幕像一大块红渍，被一片暗影淹没；台上没有一点声音，台前成排脚灯都熄灭了，乐队的乐谱架子七零八落地乱放。唯有在四楼楼座高处，有持续不断的人声，还不时响起呼唤声和笑声；那里，沿着镀金框架的大圆窗，坐着一排排观众，头上都戴着廉价女帽或者工人帽<sup>①</sup>。四楼楼座贴近剧院的圆拱顶，天花板上画着裸体的女人和在天空飞翔的孩子，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天空变成了绿色。不时有一个显得很忙碌的女领座员出现，手里拿着票根，指引着走在她前面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叫他们坐下。他们坐下来了，男的穿着礼服，女的体态瘦弱，挺着胸部，眼睛慢慢地向四下张望。

楼下正厅前座里出现了两个年轻人。他们站在那里举目四顾。

“我不是说对了吗，埃克托尔？”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大声说，他是一个长着黑色小胡子的大个子青年，“我们来得太早了。你应该让我抽完了雪茄。”

一个女领座员刚好走过。

“哟！福什里先生，”她亲热地说，“还有半个钟头才开场呢。”

---

<sup>①</sup> 法国剧院，楼下有包厢、前座、后座和舞台两侧的边包厢；二楼是楼厅，也有包厢和边包厢；三楼、四楼是楼座；有时楼厅有两层，两层以上才是楼座。座位越高，票价越便宜，所以四楼楼座票价最低，看客多数是工人、店员或小职员。